

遗所思：科技时代的功能实现与技术转向

■吴光荣

传统手工艺注重功能，技术为功能服务延续至今。生活方式的变化与新科技的发展，导致了一些功能与形态的变化，使传统的一些器物失去了作用，或由新的材料取代，但注重功能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面对科技时代下的传统手工艺，如何服务于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却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观念。是用科技手段复制手工艺的功能？还是用科技手段赋能手工艺，维护手工艺的唯一性？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本次展览，我们从“功能”入手，挑选了一些器物。所选作品仍以功能为主，但制作方法借助了一些新的制作手段，从作品来看，无论是对材料的处理、技术加工、成型、创新等，与传统手工艺相比，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人们本能地对科技的追求表现。但在许多方面，人们又担心传统工艺的失落。如何强调“功能”，通过



苏八三 手作金工工具系列 工具

何种手段？应该与造物的观念有着密切的关联。

面对科技时代，一部分人为了追求利润，利用科技手段取代了传统手工艺的制

作方法，而导致了一些传统手工艺的逐渐消失，这与我们所提倡的保护手工艺背道而驰。

今天的艺术院校对传统手工艺的研究与保护，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对材料、技艺、功能以及创新的研究，方法也有多种，强调传统手工艺与功能至上有着明确的方向。但另一方面科技的介入、数字化工艺也纳入教学研究之中，这就让人们如何保护传统手工艺有了不同的看法。科技手段复制传统手工艺，使人们可以获得“物美价廉”的产品，但科技手段也能消灭传统手工艺。所以，未来传统手工艺如何保护与发展，取决于我们对今天科技时代下传统手工艺“功能至上”的认知与理解。只有让科技手段为传统手工艺“锦上添花”，而不能让科技手段替代或消灭传统手工艺。

忽如寄：装饰艺术还是“纯艺术”的工艺？

■金晓依

手工艺的艺术化，具有一种必然性。由于功能在工艺世界中的价值隐退，手工艺创作通过审美与表达，获得了一种新的主体性。传统已经改变，但生活并没有消失。艺术化奠定了手工艺新的主体性，通过无数种新形式和创作，建立起手工艺与生活世界的精神纽带。手工艺家们不仅尝试在作品中创造新的形式语言，表现对材料的把握，对技艺的敬畏和尊重，更尝试传递一些传统手工艺中不常见的思想观念和审美体验，表达一些新的意味。

手工艺的艺术化倾向，相对于它的原始状态，带有一种先验的自觉，具有一定的先锋精神。但是，在新世代后现代观念

的冲击和对比下，这种艺术化的倾向成为一条中间的道路，一种相对而言更温情脉脉的艺术创作，带着材料和工具的怀旧痕迹。打破的理想，被更新的一代人所打破。

商品化无坚不摧，一定程度上也干扰了手工艺艺术化程度，使它依然难逃“装饰艺术”的本质。这是基于材料的手工艺的一种困境：如果远离了工艺的传统，它师出无名；作为思想表达的工具，它不够彻底。在当代人的审美事业中，它被把玩和赏观，带有艺术的形式，却又缺少更深的内涵。毋宁说，还有一些创作上的不自由，工艺的局限，使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技艺上的极限尝试，或

者是风格或者是语言上的创新。所以，这种艺术化依然是不纯粹的，更纯粹的手工艺艺术化会形成怎样的风景，还不得而知。

在大工业、数字化的今天，或者在元宇宙的未来，作为传统农耕文明产物的手工艺，何去何从？是否也是“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无论如何，手工艺走向艺术化，依然是它对自我的一种超越突破，以审美的“无功利性”抵消传统工艺先验的工具理性，是通过艺术对工业社会中的手工艺的一次“救赎”。正如古诗中所写的“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我们怀着对变化的宽容，期待手工艺未来多种新的可能性。



冯晓娜 雨后的小憩 漆艺

道无因：手工艺的当代重构

■王克震

正如时间的概念在当代世界观中被非线性定义，而光在量子力学世界之中呈现出波粒二重性，双手造物这种人类与生俱来的行为，在数字化时代也面临着无论是内涵抑或外延之上的属性重构。这种重构的具体表现是：单纯的从艺术的地位或者是美学的范畴来划分手工艺的社会属性已经显得落伍，手工艺的变革是一种发生在其内部的基因变异以及外部力量侵入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新技术被手工艺大量采用的趋势是无法阻挡的，电脑虚拟的元宇宙中甚至都隐藏着手工艺的未来。

当代手工艺在当代艺术和设计的边界中游离，在不断地拷问手工艺本体性的同时，也在一个更加广泛的领域中成为当代艺术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实践领域。由此，在当代社会的特殊语境下去看待手工艺，显得尤其重要。相较传统意义上的手工艺注重于材料和工艺的稀缺和精美，当代手工艺将引导我们到“对全部物品所表



邵泽农、慕辰 木本心—No.4 漆木工艺(局部)

现的个人和社会价值的更深理解上”。作为这次的策展人并同时也是参展艺术家，对于如何看待个人创作的过程和结果，是仅仅将其作为一种物质表象而已。至于作品的内核以及归属，在落实到个体创作的时候往往是凝聚于缪斯降临于大脑时发心之一刻。往后，至于材料，至于技法，至于表现，至于展示，都无非关乎于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当代手工艺纷繁缭绕，但



梁雪芳、宋振 去留无意 刺绣作品

手法上却都是直指人心，在格局上都是手工艺艺术家个人世界观的独特表达，是发于

心止于双手的观念重构，是人与器之间在当代文明背景下的物质重构。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荒芜之下我们不禁更加期待着重构之下当代手工艺另辟的那一条蹊径。在第二届三重阶的“道无因”的展览板块中，我们就手工艺当代艺术语境之下的重构归结为以下诸多方面：是意识先于材料，是表达先于功能，是观念先于双手，是传播先于存留，是创新先于传统，是科技先于手艺，是跨界先于守一。

在这里，当代手工艺似乎跨越了原有的俗套，从美术到雕塑再到新兴科技都能成为其立足的阵地，主题上既有完全个人的观点，也有对社会和政治反思以及考虑。有些作品发人深省，有些引起争论，有些拒绝解释；在材料与工艺方面，当代手工艺是新材料、新工艺的巨大试验田，而所有的材料或者工艺又都是无差别地为了表达艺术家意志而存在。

(本版文字有删减)